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第三十六回 唐月君創立濟南都 呂師貞議訪建文帝

建文五年夏六月，呂軍師檄飭濟南府，令將齊王宮室改作行殿，並集諸文武會議，迎請建文皇帝復位。公議李希顏、王璠兩舊臣認識聖容，可以訪求行在。奏請帝師不允，因此連日未決。忽值門將士送進稟單，內開一塞馬先生，一雪和尚，一嵇山主人，一衣葛翁，一補鍋老，要求見軍師。軍師道：「此必國變時韜晦姓名者。」即令請進，降階延入，施禮就座。問道：「承列公降臨，先請教真姓真名。」第一位朗然應道：「學生衣葛翁，濫叨侍從之職，姓趙名天泰。這位補鍋老，原官欽天監正，姓王名之臣。那兩位俱是中翰，一稱雪和尚，姓郭名節；一稱嵇山主人，姓朱名和，又號雲門僧。這一位刑部司務馮BB，稱為塞馬先生。還有東湖樵夫牛景先，官居鎮撫司。共是六人，互相送給行在衣糧，為小人伺察，遂奉敕各散。牛鎮撫投湖而死，聞其子牛馬辛已歸駕下，某等相約來此，願得訪求建文皇帝，仍為神人之主，上慰高皇在天之靈。」軍師道：「難得，難得，皆忠臣也。候帝師駕到，學生奏請便了。」

忽又報有少年九人，都稱是忠臣之後，不期而集，皆求進見。隨命請來。都齊齊整整，趨至階下，向上三揖，升堂再拜，又與五位老臣，各敘一禮，分長幼坐定。先是第三位開言道：「小子姓魏名袞，先父諱冕，官拜監察御史。」指下手的道：「表弟鄒希軻，是小子舅父大理寺丞鄒公諱瑾之子。先父與舅父，共毆逆黨徐增壽於朝，和燕王作對。原才棄才，有赤族之禍，所以命小子與表弟改姓潛蹤，得免於難。今聞訪迎故主，特地前來，願備任使。」又一位接著就說：小子是松江郡丞周諱繼瑜之次子，名文獻。先父募兵勤王，慘為燕逆所磔。君父之仇，是不共戴天的！」那齒最長、坐居第一的，鞠躬緩頰說：「在下殉難給事中黃鉞之友，姓楊名福。」指著末座少年道：「這就是黃公之子，名瓚。挈他逃避，今得倖見天日，不啻重生聖世。」

又一位袖中取出一手卷，呈上軍師，道：「小子葉先春，先君忝任郡守，名仲惠。棄官歸隱，編成信史一冊，斥燕為叛逆，被人發覺，禍至抄家。小子密藏底稿，逃之遠方。今特晉獻，伏性採擇。」軍師道：「此即逆孽定案，當授史館。」其三人，一姓餘名行毅，是燕府伴讀余逢辰之子。當燕王屠戮張曷、謝賁時，逢辰徒跣奔至殿上，抗言：「擅殺王臣，要行反叛，我豈肯與逆黨為伍？」遂觸柱而死。一張鵬，素有膂力，兼精武藝，為指揮張安之子。安即樂清樵夫，聞新天子詔至，自投於崖者。各次第自陳畢，下剩一人，挺然按膝而坐，左顧右盼，絕無片言。軍師見其形容凹凸，鬚髮鉤卷，目如火炬，知是猛將，方欲訊，忽袖厲聲道：「我不知咬文，但能使鐵蒺藜，重有六十四斤，雖千軍萬馬，亦不怕他。先父薊州鎮撫曾，曾起兵討燕，為賊所殺。今願借甲兵三千，去報大仇！」軍師微哂道：「此真大義所在。」

忽探馬飛報帝師鑾駕將到境上，兩軍師隨率眾文武官員，前去迎接。同出東關，行及二十里，早望見滿釋奴與女金剛二將，各分左右，領著七十二個女真，引導而來。月君見軍師等遠迎，隨命隱娘向前，各加慰勞，俱令先回。前途已有百姓數萬餘人，執香頂禮，擁塞不開。這些文官，都被圍困在內。軍師命火力士、雷一震各執帥字旗，呼令百姓兩行跪接，讓開大路，毋得喧嚷。二將遵令，大聲曉諭。這些百姓，紛紛滾滾，竟像不聽得的。二人發起性來，遂將令字旗橫擔在手，東擋西攔，一時橫顛豎倒的，不計其數。只見有個女人，面如霽月，目似春星，身穿藕合道袍，當前立住。火力士道：「聖后駕到，速速站開！」那女人道：「我是要正面接的。」火力士就把旗柄在他肩胛上一逼，說：「過去！」那娘不動分毫，力士再用力一逼，女娘反靠過來。力士是經過轟隱娘的，暗稱有些奇怪。

雷一震不知高低，就扯了女娘右臂，用力一帶。被女娘左手接住他右手，從穴道外輕輕一按，雷一震遍體酸麻，按倒在地。

笑道：「原來是膿包貨！」力士乃向前作揖道：「大娘休怒。請略讓個道兒，等我等陪罪罷！」那女人道：「你如何識得我是大娘？」火力士一時乖巧，便順口道：「是我們轟隱娘仙師說過來。」女人道：「既如此，我躲在一邊，汝可去報與隱娘。」那時雷一震也猜是有道術的，就深深陪個禮兒。女娘道：「爾要知道，如今是女人的世界哩！」

早見火力士同著轟隱娘來了。女娘便上前稽首道：「隱姊別來無恙？」隱娘忙下蹻衛，答禮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卻是公孫賢妹。只恐力士與將軍，都要出些醜哩！」力士道：「虧我是遇過仙師的，倒還乖巧，雷將軍做了個臥虎的樣子哩！」二人大笑。那女娘道：「途次不便去見月君，為我致意罷！」又在隱娘耳畔說了好些話，就如飛的向南去了。看看月君鑾輿到來，隱娘近前，將劍仙公孫大娘來迎駕，因括蒼地方有個女將，正在厄難之中，前去救援，即同他來匡助，不及在此候見，約略說了幾句。月君大喜。見兩行百姓俯伏在地，都呼聖母娘娘萬歲，月君曉諭道：「孤家無德於父老，何勞如此遠接？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前年蒙聖母娘娘趕逐了賊太守羅景，至今萬民感激。」月君又加撫慰一番，進得城來，轉入新建的行殿。

次日呂軍師及文武諸臣，會齊入朝。有頃，轟隱娘傳出令旨，宣示道：「古者聖王執中立極，所以建都之地，宮闕必居中央。今齊王府在東偏，不宜為皇帝行殿，可另擇閔敞院宇改造。一到正殿落成，即可迎接帝駕。後殿不妨稍緩，至於向來文武各空署，文者改為軍師及監軍府，武者改為將軍府。眾軍士仍撥營舍安頓，不許強佔民居，犯者按以軍法。今既建都於此，訪求皇帝復位第一大事。文武百官，須眾議僉同，酌定四人出使，奏請孤家裁奪。」諸臣得旨，各自散去。軍師私謂高威寧道：「昨日將趙天泰等五人，密摺奏聞。今日帝師令旨若為不知者，是不可使也。獨是訪求建文，原要得舊臣遺老。今若捨此五位，有誰曾識聖容？」高軍師道：「但不知帝師之意，何以不用此五人也？少不得要再議。」

明日，諸官畢集公所，皆默然無語。王之臣、馮BB遽立起，以手指天，自表其心道：「軍師豈以某等借此一語，希圖富貴，不是實心去訪故主者耶？何以緘口不奏？」呂軍師道：「諸位先生又忠心亮節，田夫牧豎亦且知之，而況某乎？獨是帝師令旨，只要四人，須去其一。誰應去，誰不應去，學生豈敢擅便？」王之臣道：「此最為易事。何妨將某等五人姓名一同奏請，候帝師親點，便無異議。若要某等甘心自去一人，亦有所不能，何況軍師耶？」高軍師接口道：「不然。帝師明諭酌定四人，何敢以五名奏請？還是諸位先生裁酌見示，某等方可循行。」延至日晡，終未議定。次日，諸臣又集，高軍師倡言，請五位拈鬮，以憑天定。那向在駕下舊臣，又要各表忠誠，請大家公闢，奏帝師裁定。時劉超見呂軍師躊躇，就道：「拈鬮固好，但迎復鑾輿，何等重大，也須於清晨對天至誠禱告，然後分闢。今已午後，豈可草草？」高威寧就先立起來道：「小將軍之言甚是。」又各散了。

當曉，呂師貞挑燈靜坐，正在凝思，忽報劉將軍要稟機密。

軍師即令召進，命坐於側。劉超道：「某往常見軍師視強敵如兒戲，攻堅城若拉朽，機無不合，算無不勝。何以遣使一事，反若疑難？」軍師道：「汝尚未知。聖后不欲用此五人。而五人又必欲為使。彼所持甚正，無以折之耳！」劉超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即起身辭出，連夜往見鐵、景、姚三公子，並阿蠻兒與副軍師，約定如此如此。

次早畢集，高軍師道：「請五位先生分，鬮便可立決。」呂軍師正要開言，只見劉超、阿蠻兒、鐵鼎、景星、姚襄五人，搶向前來，厲聲而說道：「我等父親，皆粉軀碎骨，上報舊主。

今在帝師駕下已久，歷有微勞，安見得某等不能去尋皇帝？畢竟是諸位老先生，全身隱節者，方克為使耶？」軍師知是劉超之計，恐在王之臣等五人臉上不好看相，乃假意喝道：「爾等皆年輕，毋得出此不遜之語！」董彥景、賓鴻又進前道：「今請駕下諸舊臣，與五位先生並五位公子，各書名字，兩軍師為之公闢四名，更有何說？」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把趙天泰等五人倒禁住了。

忽報門外有五人，自言來請命去尋建文皇帝者，立等要見軍師。眾皆愕然。隨令速請，趙天泰見有兩個老些的，先進中門，卻是故交，便趨出相迎，道：「只為我等要尋故主，會議三日，尚未決哩！」說話間，五人已到簷下。軍師等延入，大家箕圈一揖，不次坐下。趙天泰先開言道：「此位是刑曹梁田玉，這位是禮曹梁良玉，當日扈從建文皇帝出宮，我輩共十有三人，後奉帝旨，止令程濟、楊應能、葉希賢隨駕而去。」尚未說完，有一位少年，頓然起立而言說：「老先生且住。小子與這兩位，便是隨駕三人

之子。小子姓程名智，字知星，父親程濟。」那一位少年就接著道：小子姓葉，名永青，是葉希賢長子。帝令父親改為應賢。」那一位也就說：「小子姓楊，名繼業，父親楊應能。帝自名應文，用應字排行，都認為師弟，以防不測。」軍師道：「然也。不但求帝，且是尋親，莫善於此。」

當時曾御史恨不能隨帝，今伊子公望，亦正英少，正合四人之數，而又以完御史公之意。」眾文武齊聲贊曰：「真天意也！」軍師方向趙編修說：「帝師駕到之日，某已將五位一片忠心，密折奏聞。不見批答，而反敕令酌議，是帝師不欲煩重先生輩也。大抵登山涉水，萬里間關，瘴癘風波，幾歷寒暑，恐非五旬之人所堪。前此李宗伯與曾侍御要去，帝師止許公望。第公望又不認識聖容，今者得此三位，雖亦未曾瞻觀天顏，然有父親在彼，尋著父親，即是尋著故主，忠、孝兩全，又何庸議戰？」

於是趙天泰等莫不心服，皆猜帝師能知未來之事。軍師立刻草奏達上。俄頃間，滿釋奴飛馳而至，傳令云：「帝師召見。」軍師遂同諸文武齊赴闕下。帝師早已升殿，命兩軍師引進趙天泰並程知星等，拜畢賜坐。帝師道：「孤家不煩老成之意，宗伯李希顏知之，亮卿等之心亦明矣。」趙天泰等稱謝道：「敬遵睿裁。」帝師即命曾公望近前曰：「汝與程知星，由江西而湖北、湖南，至兩粵、六詔諸處，葉永青與楊繼業，由江南而浙東、浙西，至七閩諸處，四人分作兩路訪求。可於三日內即便起程，上天下地，必須尋著，敦請復位。慎勿空回！」四人皆頓首受命。

軍師又前奏，新到忠臣之子若干，已在午門候旨。月君隨令召見。魏袞等羅拜於殿簷之下，軍師逐一奏明姓字、履歷。

月君賜令平身，卻見曾彪相貌奇特，狼狽然有吞牛之氣，隨問：「汝父起兵討燕。爾亦在軍前否？」彪應聲道：「是我為前部。」

月君又問：「爾勇無敵，何以至敗？」應道：「若論小將，焉得敗？只因先父營中內變，反應賊入之故。」月君道：「這算個天意。爾用何軍器呢？」彪見問到武藝，心中喜極，應道：「是鐵蒺藜，重有六十餘斤。」月君即命取到，令女金剛試舞一回，真個影若旋風，光如流星，曾彪也呆了。月君命取女金剛鐵錐來，令曾彪也舞一回。只覺重了十餘斤，學不得女金剛舞來輕捷。月君又命取鮑師的鐵叉來，橫放在墀下，令曾彪：「汝試舞此叉。」彪疾趨向前，隻手去舉，竟有千斤之重。裝個硬漢，只用一手，盡力舉起，怎舞得動？連忙放下，道：「不過擺著看的東西，怎麼教人舞起來？」月君又諭：「還有件看的東西在。」即令將曼師狼牙棒取來，喚曾彪：「這個不須舞，汝試舉與孤家看。」曾彪用力雙手來舉，動也不動，就做個蹲虎之勢，一手握定丫叉，一手托著把柄，掙命一起，剛剛離地半尺，脖子內的筋漲紅得有麻繩粗細。喘吁吁放了，立起道：「憑是誰舉不得！」月君命轟隱娘：「汝試將狼牙棒舞來一看。」只見隱娘走上，將三寸金蓮的尖兒，就地一挑，那棒跳起來有五、六尺高，一手接住，回身便舞。但見：

似狼牙而非狼牙，是鹿角而非鹿角。舉起來，勢若熊掌拔樹，舞動處，狀如龍爪拿空，剎那間，疾勝風輪旋轉；滾滾中，不見仙娘姿態；彈指頃，烈如火箭橫飛；轟轟然，疑用電母神通。正是：金箍仙棒無斤兩，要重還能十萬多！

滿廷文武諸臣，看得眼都花了。那些舊將士，都知是道法所使，這些新到的，莫不驚訝，心中暗想：「有此等本事，何不就殺向燕京？」倒覺解說不出。看曾彪面如土色，舌頭伸了縮不進去。兩位軍師皆含著微笑。隱娘舞畢，又將狼牙棒向空拋起，有數丈來高，輕舒玉手接了，丟在丹墀，向月君道：「舞得不好，帝師休笑。」只見曾彪跪著，只是磕頭，說：「小將頗有忠心，留著我養馬執鞭也罷！」月君諭道：「汝聽軍師提調就是。」要知道，月君見曾彪氣質太莽，自恃過當，難於駕馭，又且要借兵自將，所以用些道術，以制其心，馴其性，不是舞將來與諸臣作戲文看也。且聽下回再演。